

正心齋

千頃堂書

先君子體羸善病故海早歲即習方書有恙輒
調治之癸酉六月驟得吐血繼復轉為下血查
照各書施治罔效延請名宿仍無確見大約用
調停之藥以俟病衰而已因此徧覽方書每於
血證嘗三致意時里中人甚謂鄉先輩楊西山
先生所著失血大法得血證不傳之祕門下鈔
存私為鴻寶吾以先君病故多方購求僅得一
覽而其書議論方藥究亦未能精詳以之治病
卒鮮成效乃廢然自返寢饋於內經仲景之書
觸類旁通豁然心有所得而悟其言外之旨用

血證論

治血證十愈七八今先君既逝而荆妻馮氏又得血疾親制方劑竟獲安全慨然曰大丈夫不能立功名於天下苟有一材一藝稍足補救於當時而又吝不忍傳陋哉爰將失血之證精微與義一一發明或伸古人所欲言或補前賢所未備務求理足方效不為影響之談書成自顧而轉憾悟道不早不能延吾父之壽也然猶幸此書之成可以救天下後世也時

光緒十年歲在甲申重九後一日

容川唐宗海自叙

凡例

一血證自古絕少名論故是書條分縷析務求精詳間有煩文冗字意取明顯故不刪削

一時賢論及血證率多影響是書獨從內難仲景探源而出發揮盡致實補唐以下醫書之所不逮故除引經之外餘無採錄亦間有一二暗合者皆係偶同並非掠美識者鑒之

一是書分別門類眉目極清即不知醫者臨時查閱無不了然最便世用之書

一是書議論多由心得然其發明處要皆實事

實理有憑有驗或從古聖引伸或從西法參
得信而有徵之說也並非杜撰可比

一是書單為血證說法與雜證不同幸勿執彼
例此亦幸勿以此議彼

一是書單論血證外有中西醫判六經方證通
解兩書始於雜證推闡無遺今已刊出惟希
再求賞析

血證論目錄

第一卷總論六條

陰陽水火血氣論

男女異同論

臟腑病機論

脈證生死論

用藥宜忌論

本書補救論

第二卷血上干證治十四條

吐血

嘔血

咯血

唾血

欬血

鼻衄

腦衄

目衄

耳衄

齒衄

舌衄

大衄

零腥

吐膿

第三卷血外滲證治七條

血汗

血箭

血痣

血瘰

瘡血

刀傷血

跌打血

第四卷血下泄證治六條

便血

便膿

尿血

月經血

崩帶

產血

第五卷血中瘀證治五條

瘀血

蓄血

血蠱

血腫付

經閉

胎氣

第六卷失血兼見諸證

勞瘵

欬嗽

發熱

厥冷

寒熱

出汗

發渴

心煩

卧寐

夢寤

喘息

呃噦

痰飲

痞滿

積聚癥瘕

腫脹

怔忡

驚悸

健忘

恍惚

癲狂見鬼

眼目

目黃出火見鬼
昏花目赤紅

暈痛

耳病

口舌

咽喉

聲音

腹痛

痿廢

遺精

痺痛

淋濁

便閉

瀉泄

飲食

感冒

痙掣

拘急

暑疫

食復

勞復

怒復

時復

房勞復

附抱兒癆論

第七卷方解

古今方共七十五條

第八卷方解

古今方共九十三條

遺方續補

血證論一卷

蜀天彭縣唐宗海容川著

夔門鄧其章雲航參校

陰陽水火氣血論

人之一身不外陰陽而陰陽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氣血。水即化氣。火即化血。何以言水即化氣哉。氣著於物復還為水。是明驗也。蓋人身之氣生於臍下丹田氣海之中。臍下者腎與膀胱水所歸宿之地也。此水不自化為氣。又賴鼻間吸入天陽。從肺管引心火下入於臍之下。蒸其水使化為氣。如易之坎卦。一陽生於水中。而為生氣之根。氣既生則隨太陽經脈布護於外。是為衛氣。上支於肺。是為呼吸。五臟六腑息以相吹。止此一氣而已。然氣生於水。即能化水。水化於氣。亦能病氣。氣之所至水亦無不至焉。故太陽之氣達於皮毛則為汗。氣挾水陰而行於外者也。太陽之氣上輸於肺。膀胱腎中之水陰即隨氣升騰而為津液。是氣載水陰而行於上者也。氣化於下則水道通而為溺。是氣行水亦行也。設水停不化外則太陽之氣不達而汗不得出。內則津液不生。痰飲交動。此病水而即病氣矣。又有肺之制節不行。氣不

得降。因而廢閉。滑數。以及腎中陽氣。不能鎮水。為飲為瀉。不一而足。此病氣即病水。矣。總之。氣與水。本屬一家。治氣即是治水。治水即是治氣。是以人參補氣。以其生於北方。水中之陽。甘寒滋潤。大生水津。津液充足。而肺金腠潤。肺主氣。其葉下垂。以納氣。得人參甘寒之陰。內具陽性。為生氣化水之良品。故氣得所補。益焉。即如小柴胡。仲景自注云。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是通津液。即是和胃氣。蓋津液足。則胃上輸。肺得潤養。其葉下垂。津液又隨之而下。如雨露之降。五臟戴澤。莫不順利。而濁陰全消。元陽不作。肺之所以制節五臟者如此。設水陰不足。津液枯竭。上則痿痺。無水以濟之也。下則閉結。制節不達於下也。外則蒸熱。水陰不能濡於肌膚也。凡此之證。皆以生水為治法。故清燥救肺湯。生津以補肺氣。豬苓湯。潤利以除痰氣。都氣丸。補水以益腎氣。即如發汗。所以調衛氣也。而亦戒火攻。以傷水陰。故用白芍之滋陰。以啟汗原。用花粉之生津。以救汗液。即此觀之。可知滋水。即是補氣。然補中益氣湯。六君子。腎氣丸。是皆補氣之方也。何以絕不滋水哉。蓋無形之水。陰生於下。而濟於上。所以奉養是氣者也。此水則宜滋有形之水質。入於口。而化於下。所以傳道是

氣者也。此水則宜瀉。若水質一停。則氣便阻滯。故補中湯用陳米以制水。六君子用苓半以利水。腎氣丸亦用利水之藥。以佐桂附。桂附以氣藥。化水。苓澤即以利水之藥。以化氣。真武湯尤以朮苓利水為主。此治水之邪。即以治氣與滋水之陰。即以補氣者。固并行而不悖也。且水邪不去。則水陰亦不能生。故五苓散去水邪。而即能散津止渴。並能發汗退熱。以水邪去。則水陰布故也。然水陰不滋。則水邪亦不能去。故小柴胡通達津液。而即能下調水道。總見水行。則氣行。水止。則氣止。能知此者。乃可與言調氣矣。何以言火。即化血哉。血色。火赤之色也。火者。心之所主。化生血液。以濡周身。火為陽。而生血之陰。即賴陰血以養火。故火不上炎。而血液下注。內藏於肝。寄居血海。由衝任帶三脈。行達周身。以溫養肢體。男子則血之轉輸。無從觀驗。女子則血之轉輸。月事時下。血下注於血海之中。心火隨之下。濟故血盛。而火不亢烈。是以男子無病。而女子受胎也。如或血虛。則肝失所藏。木旺而愈動火。心失所養。火旺而益傷血。是血病。即火病矣。治法宜大補其血。歸地是也。然血由火生。補血而不清火。則火終亢而不能生血。故滋血必用清火諸藥。四物湯所以用白芍。天王補心湯所

以用二冬歸脾湯所以用棗仁仲景炙甘草湯所以用寸冬阿膠皆是清火之法至於六黃湯四生丸則又以大瀉火熱為主是火化太過反失其他抑之即以培之清火即是補血又有火化不及而血不能生者仲景炙甘草湯所以有桂枝以宣心火人參養榮湯所以用遠志肉桂以補心火皆是補火生血之法其有血寒血痺者則用桂枝細辛艾葉乾薑等重受火氣之藥以溫達之則知治火即是治血血與火原一家知此乃可與言調血矣夫水火氣血固是對子然亦互相維繫故水病則累血血病則累氣氣分之水陰不足則陽氣乘陰而干血陰分之血液不足則津液不下而病氣故汗出過多則傷血下後亡津液則傷血熱結膀胱則下血是水病而累血也吐血欬血必兼痰飲血虛則精竭水結痰凝不散失血家往往水腫瘀血化水亦發水腫是血病而兼水也蓋在下焦則血海膀胱同居一地在上焦則肺主水道心主血脈又並域而居在軀殼外則汗出皮毛血循經脈亦相倚而行一陰一陽互相維繫而况運血者即是氣守氣者即是血氣為陽氣盛即為火盛血為陰血虛即是水虛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必深明此理而後治血理氣調陰和陽可以左右逢源

又曰血生於心火而下藏於肝。氣生於腎水而上主於肺。其間運上下者脾也。水火二藏皆係先天人之初胎。以先天生後天人之既育。以後天生先天。故水火兩藏全賴於脾。食氣入胃。脾經化汁上奉。心火心火得之變化而赤。是之謂血。故治血者必治脾為主。仲景炙甘草湯皆是此義。以及大黃下血亦因大黃秉土之色。而大泄地道故也。地黃生血亦因地黃秉土之潤。而大滋脾燥故也。其餘參芪運血統血皆是補脾。可知治血者必以脾為主。乃為有要。至於治氣亦宜以脾為主。氣雖生於腎中。然食氣入胃。脾經化水下輸於腎。腎之陽氣乃從水中蒸騰而上。清氣升而津液四布。濁氣降而水道下行。水道下行者猶地有江河以流其惡也。津液上升者猶土膏脈動而雨露升也。故治氣者必治脾為主。六君子湯和脾利水以調氣。真武湯扶脾鎮水以生氣。十棗陷胸等湯攻脾奪水以通氣。此去水邪以補氣之法也。又有水津不灌。壯火食氣則用人參瀝脾以益氣。花粉清脾以和氣。凡治氣者亦必知以脾為主。而後有得也。李東垣治病以氣為主。故專主脾胃。然用藥偏於剛燥。不知脾不制水固宜燥。脾不升津則宜滋。氣分不可留水邪。氣分亦不可無水津也。朱丹溪治病

以血為主。故用藥偏於寒涼。不知病在火臟。宜寒涼。病在土臟。宜甘緩也。此論不專為失血立說。然治血者。必先知之。而後於調氣和血。無差爽云。

男女異同論

余看經血胎產門

世謂男子主氣。女子主血。因謂男子血貴。女子血賤。並謂男子之血。與女子不同。而不知皆同也。其不同者。女子有月信。男子無月信。只此不同而已矣。夫同是血也。何以女子有月信。而男子無月信哉。蓋女子主血。血屬陰而下行。其行也。氣運之而行也。女子以血為主。未常不賴氣以運血。氣即水化。前論已詳。氣血交會之所。在臍下胞室之中。男子謂之丹田。女子謂之血室。則肝腎所司。氣與血之總會。氣生於水而化。水男子以氣為主。故血入丹田。亦從水化而變為水。以其內為血所化。故非清水而極穢極稠。是之謂腎精。女子之氣。亦仍能復化為水。然女子以血為主。故其氣在血室之內。皆從血化而變為血。是之謂月信。但其血中仍有氣化之水液。故月信亦名信水。且行經前後。均有淡色之水。是女子之血分。未嘗不借氣分之水。以引動而運行之也。知此。則知男子之精屬氣屬水。而其中未嘗無血無火。且知女子之經屬

血屬火。而其中未嘗無氣。無水。是以男子精薄。則為血虛。女子經病。則為氣滯也。問曰。男子主氣。女子主血。其中變化。誠如茲之所云矣。而女子何以必行經。男子何以不行經。答曰。經血者。血之餘也。夫新故乘除。天地自然之理。故月有盈虧。海有潮汐。女子之血。除舊生新。是滿則溢。盈必虧之道。女子每月。則行經一度。蓋所以洩血之餘也。血主陰而下行。所以從下洩。而為經血也。至於男子。雖無經可驗。然亦必洩其餘。男子以氣為主。氣主陽而上行。故血餘不從下洩。而隨氣上行。循衝任脉。上繞唇。頤。生為髭鬚。是髭鬚者。即所以洩血之餘也。所以女子有月信。上遂無髭鬚。男子有髭鬚。下遂無月信。所主不同。升降各異。只此分別而已矣。義出內經。非創論也。世謂男女血迥不同。豈知變化之道哉。夫必明氣血水火變化運行之道。始可治氣血水火所生之病。女子要血循其常。男子亦要血循其常。若血失常道。即為血不循經。在女子雖無崩帶。亦不受胎。男子雖無吐衄。亦不榮體。至失常之至。則女子未有不崩帶。男子未有不吐衄者也。故女子血貴調經。男子亦貴調經。但男子吐衄。乃上行之血。女子崩帶。乃下行之血。不可例論耳。然使女子吐衄。則亦與男子無殊。男子下血。

則亦與崩帶無異。故是書原非婦科。而於月經胎產尤為詳悉。誠欲人觸類引伸。於治血庶盡神歟。

又曰。女子胞中之血。每月一換。除舊生新。舊血即是瘀血。此血不去。便阻化機。凡為醫者。皆知破血通經矣。獨於男女吐衄之證。便不知去瘀生新之法。抑思瘀血不行。則新血斷無生理。觀月信之去舊生新。可以知之。即瘡科治潰。亦必先化腐而後生肌。腐肉不化。則新血亦斷無生理。且如有膿管者。必爛開腐肉。取去膿管而後止。治失血者。不去瘀而求補血。何異治瘡者。不化腐而求生肌哉。然又非去瘀是一事。生新另是一事也。蓋瘀血去。則新血已生。新血生而瘀血自去。其間初無間隔。即如月信下行。是瘀去也。此時新血已萌動於血海之中。故受孕焉。非月信已下多時。然後另生新血也。知此。則知以去瘀為生新之法。並知以生新為去瘀之法。生血之機。有如此者。而生血之原。則又在於脾胃。經云。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為血。今且舉一可見者言之。婦人乳汁。即脾胃飲食所化。乃中焦受氣所取之汁也。婦人乳子。則月水不行。以此汁既從乳出。便不下行變血矣。至於斷乳之後。則此汁變化而赤。仍

下行而為經血。人皆知催乳須補脾胃。而不知滋血尤須補脾胃。蓋血即乳也。知催乳法。便可知補血法。但調治脾胃。須分陰陽。李東垣後重脾胃者。但知宣補脾陽。而不知滋養脾陰。脾陽不足。水穀固不化。脾陰不足。水穀仍不化也。譬如釜中煮飯。釜底無火。固不熟。釜中無水。亦不熟也。予親見脾不思食者。用溫藥而反減。用涼藥而反快。予親見催乳者。用芪朮鹿茸而乳多。又親見催乳者。用芪朮鹿茸而乳轉少。則以有宜不宜耳。是故宜補脾陽者。雖乾薑附子轉能生津。宜補脾陰者。雖知母石膏反能開胃。補脾陽法。前人已備言之。獨於補脾陰。古少發明者。予特標出。俾知一陰一陽。未可偏廢。

補脾陰以開胃進食。乃吾臨證悟出。而借傷寒論存津液三字為據。此外固無證據也。書既成。後得泰西人醫法五種。內言胃之化穀。乃胃汁化之。并有甜肉汁。苦胆汁。皆入腸胃化穀。所謂汁者。即予所謂津液也。西醫論臟腑。多言物而遺理。如此條者。實指其物。而尚不與理相背。適足以證予所論。故並志之。